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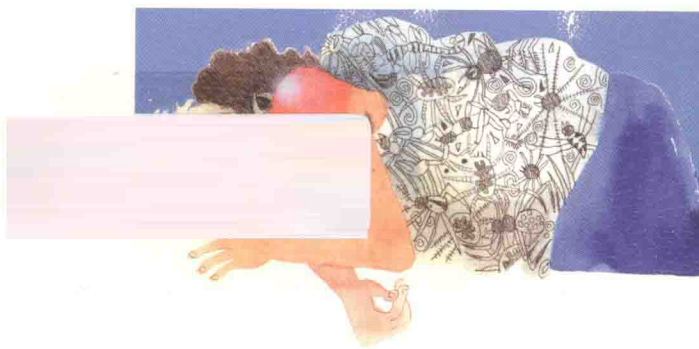
蔡瀾作品自选集

卷七

蔡瀾

著

陶情濃夢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七

蔡澜

著

陶情濃夢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情浓梦 / 蔡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703-8

I. ①陶… II. ①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9207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 数 132千字 图16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9.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三联版总序

最初写作，是将过往的生活点滴记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报纸的专栏写了一些，终于足够聚集成书。倪匡兄说：“也好，当成一张名片送人，能写出一本，已算好的了。”

每天写，不断地努力，不知不觉间，书也出版了两百多本。如今看来，其中有些文字已过时，有些我自己不满意，也被编入书中。

认识了汕头三联书店的李春淮兄，他建议由三联出版我的全集。我认为与其出版全集，不如出版自选集，文章是好是坏，自己清楚。

与北京三联书店的郑勇兄谈妥，以《蔡澜作品自选集》为题，计划每辑四册，总共出七辑二十八册，收录这三十多年来的文章。略觉不佳的，狠心删掉；剩下来的，都是自己觉得还过得去，和大家分享。

此事由李春淮兄大力促成，书面市时，汕头的三联书店已经因购书者稀少而关闭。特此以这集书，献给他。

蔡澜

2012年11月22日

目 录

三联版总序

横滨中华街	1
乐土	5
青城之旅	9
东方西西里	13
塔斯马尼亚	17
澳洲印象	21
正当过瘾的生意	25
过气富市	29
悼太苑阁	33
Thorn Park Country House	37
童心	41
东京大雪记	45
Tokyu Hands	49
花之博览会	53

纳西古乐人	57
丹麦曾志伟	61
啊！普罗旺斯	65
第一号夜鬼	69
节日	71
不能接受	72
嬉皮士的坟墓	73
去玛玉嘉吧	76
暴露	78
住	80
住下	82
礼物	84
西班牙 ABC	86
印象	89
温暖	91
宝藏	93
启程	95
途中	97
主义	99
花啦	100
溪畔小屋	102
南水	104

南女	106
南木	108
习惯	109
教堂·天堂	111
互摸	112
宠坏	114
不回家	116
小贩	118
寂寞	120
请庙来	122
开镜	124
也好	125
看病	127
银行	128
三年	129
治蠢秘方	131
了解	132
逃掉	134
苦恋	136
芝士	138
无邪	140
小	142

植物公园	144
花	146
色调	148
盆栽	150
的士	152
烟灰盅	154
国家画廊	156
女人	158
赌场	160
离婚费	162
Vegemite	164
滴水	166
大倾销	168
向日葵	170
电车	172
女警	174
铅弹工厂	176
羊脂液	178
玩具博物馆	180
办事	182
悠闲	184
牺牲	186

女强人	188
忠心	190
塔斯马尼亚	192
缘起	194
活镇	196
火车站	198
洞	200
狼	202
云柱	204
小镇医生	206
庸	208
雷诺士酒厂	210
靠海	212
数字	214
离别	216
一秒钟前	218

东京并没有唐人街，中国人一早在横滨港口上陆，便在那里发展，不到东京去也。

横滨的唐人街叫“中华街”，占有数条商业街道，当然开的是餐馆，现在已成为观光地。星期天把路封起来，称之为“步行者天国”，方便各地来的游客在此吃饭和购物。

各餐厅多用金字招牌，没正式数过，一共有六百多家吧。最大的，也开得最多间的是“聘珍楼”，它赚个满钵，还倒流到香港弄两三间分店。

并非每一家人都有生意，冷清的居多，间中有家在店外排了长龙。来者好热闹，以为有长龙必好吃，队伍越排越长。

最多人爱去的“海员阁”，它开在一条叫香港路中，至于是不是广东菜，则不得而知。横滨的菜馆，都是把中国各地的菜混在一起，已不分东西南北了。

另一家要排长龙才有位坐的是“谢甜记”，它卖粥，也有肠粉、虾饺、烧卖等点心出售。

日本人是吃白粥的，他们认为要生病才吃粥，但在粥里加料的食物，已渐渐受欢迎。此店的粥卖得并不便宜，一碗要百多块港币。

虾饺的皮永远不像香港那样，做得透明；虾也采用冷冻的，故不鲜。

烧卖则在肉团中下大量的薯粉，吃不惯时觉得难以下咽，太难吃！但是，试过之后、久不吃，有时也会想念，可以说是难吃到好吃来。这句话给人听了当笑话，但的确如此。日本的所谓中华料理已经日本化，变成独特的，外地吃不到那么又难吃又好吃的东西。

住过日本的人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在香港落籍的摄影师西本正先生有一次在机场等飞机返港，公司有些东西急着要托他带回来，派人赶到机场找他，但是地方那么大，到哪里去找？我说去那间“中华料理”，一定找得到，但是公司的人反问：“人家已经快回香港了，还吃什么鸟中国菜？”我说就是他知道返港后天天要吃正宗的东西，所以临走前还是吃一顿日本化的中华料理才过瘾，果然不错，在中国餐厅找到他。

有一阵子，大家都说横滨的“中华街”水准低落，很多东京人都不屑光顾，但它们不只是做东京人生意，不愁没有北海道或九州来的土佬。

除大餐厅之外，有些小档子可以吃到烧饼油条豆浆，也有烧腊店卖叉烧和卤猪脚。更有一家专卖大包的，写着有“鱼翅包”，买了一个试试，肉馅内只看见猪肉，没有鱼翅。但也卖五百元，合三十多块港币一个。

中华街的中央，有一间“关帝庙”，面积并不很大，但是照样有牌坊楼阁，建筑精美。中国人很少去朝拜，做的多数是游客生意，要他们添油。

其中也有间药铺，摆满海藻减肥肥皂、一〇一生发水等。虽然并不一定有效，游客照买回去当手信。万金油是最有信用也是最多人买的。

杂货档中应有尽有，韭菜花、塔窝菜、芥蓝、菜心等，通菜则要到夏天才卖。

茶叶店中种类也极多，我走进去一看，竟然有“暴暴茶”，是假冒的。本来可以告他们，但是想起英国人说过：“被人模仿是最大的恭维。”也就算了。

另一家厨房用具店中出售蒸笼、大铁镬等等，在日本做中国菜，工具已不必输入了。

有一间卖中国书籍、录影带和卡式带的店，说是中国文化情报中心，但是门外挂了一块小牌，说已经结束营业，看店名，叫“黄书店”。应该是名字取坏了，生意才做不成吧。

最惹我注意的，是街口上的两个人。

一个长着又长又白的胡子的大汉，年纪已有七八十岁吧，他

坐在小凳上看报纸，身后竖着一块木板，写着“扑克牌占卜，请不用出声，拿出一张牌，便可以准确地算出阁下的恋爱、结婚、健康、钱运、家庭运、事业运以及推测生儿子或生女儿。十八岁以下每人五百元，成人收一千元”，署名是“横滨中华街仙人”。

另一个老头一看就是维吾尔族面孔，他卖着各种泡菜，招牌写着：“电视台也介绍过！”

我跑到算命老头摊位，付了钱，说我不要占了，只想花他的时间，和他谈谈。日本话说过，我用普通话和广东话问他，但是他听不懂。

同样用华语和卖泡菜的老头交谈，他也摇头。

发现两个老头讲话时都一齐讲，他们向我说：“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里，当然是用日语啰，中华街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日语的。”

“但是纽约的唐人街，不说英语的人还是很多。”我说。

“日本法律很严，”占卜老头说：“不能容许有非法移民。”

“那你们原先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追问。

他们又同时回答：“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我们已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有一天过一天，不靠别人，已经是很幸福的人。”

来到澳洲前后已经三个月，可以暂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会再留下一段时间，到时有另一番印象的话，再作修正。

我的所谓的澳洲，是指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罢了，并不代表华人居多的珀斯、阿德莱德和悉尼。

墨尔本是文化都市。和悉尼比较，有如东京和京都。澳洲人自己也说：墨尔本人是由英国有闲阶级移民过去的。而悉尼，却是被追逐的监犯造成的社会。这当然没有什么根据，墨尔本不喜欢悉尼人，像洛杉矶人讨厌纽约人一样，拼命说纽约人的坏话。

澳洲地广人稀，那么大的领土只有两千多万人。管理起来，较为容易。而它又分很多省份，虽由中央控制，但各自为政。维多利亚这个省份，给一个自由而开放的领袖管理得不错。以前的工党弄出许多不合理的工会条例，如星期天百货公司不准开门，

平日商店都要朝九晚五等，人家开工你开工，人家收工你收工，哪还有时间去买东西？这些幼稚和无聊的条例，被维多利亚的自由党一一攻破，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

维多利亚和其他省份一样，人民并没有太多的现金，他们一赚到钱，先供一间小屋，再是一辆 Holden 澳洲汽车，袋子里已所剩无几。人们只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有钱去玩玩。礼拜和其他周日，多数在家里吃吃，或叫外卖，生活简单地过着。

联合国几年前选出世界十大好住的城市，墨尔本占首席。做人，基本上，是吃饱和得到医疗服务，生老病死之中，生和死是必然的，但老和病避免不了，这两样，墨尔本的政府都顾及到了。

举个例子，一位移民到墨尔本的大陆友人，三十多岁，已经开始秃头，在周围人的鼓励之下，他跑去看医生，医生好好地为他诊断，并细心地告诉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位友人说：“我要是住别的地方，为了秃头这种不是病的小病去看医生，一定被赶出来。”

“是的，这点比大陆好，比什么地方都好。”我说。

“不不不。”他拼命地摇头：“我虽然相信大陆会更自由开放。但是，请别忘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强的劣根性，非常记小仇，一有不对，在心中一定说：哼哼，总有一天，给你颜色看！这一种心理上的阴影，在澳洲就不存在，这才是他们可爱的地方。”

至于吃，真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一条羊腿五块澳币，合二

十块港币，可吃好几天。一大条牛舌头，才不到十块港币，也能吃好几天。一百万港币一间屋，到处都可以找到。

面包、酒的价钱更是微不足道，在澳洲，要饿死或冻死一个人，不是容易的事。

回说到病，许多国家中也有医疗社会保险，但私家病院林立，好像不是政府医生才是好医生。人们一有钱，就不去公众医务所。这也难怪，一排队就要等上一两个钟头，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澳洲没有这种现象，有钱人没钱人照样看医生，公家也好，私人也好。有了保险，都是像缴交手续费那么便宜，而且约好时间，也不用久等。墨尔本对大陆的移民，歧视并不表面化。至少，在我住这里的一段时间内，所遇到的墨尔本人人都相当亲切，对我绝无任何不敬之处，还时常做些闲谈（Small talk），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舒服。

天气方面，一天有四季，早上像冬天，中午如夏，傍晚如春，晚上是秋天。墨尔本不下雪，只是初冬的雨季，下个不停，令人懊恼。

墨尔本和温哥华一样很闷，要是好好地发掘，尚有很多好去处，像天气热时，到动物园去，晚上有爵士乐队表演，跟着老虎的猛吼，做即兴的演奏；集会的名字也取得好，叫“和野兽一起奏爵士”（Jazz with The Beast）。

我们从前认为开明的社会，墨尔本努力地在实现。赌场是合

法经营的，卖股票，大家可以做老板。妓院是公开的，有一家叫“Daily Planet”，看招牌，还以为是报馆呢。

至于每个大都市都共有的毒品问题，墨尔本政府最近大胆地提出大麻合法化，把抓大麻浪费的公款，用在严厉对付海洛因等硬性毒品。政府让人民辩论这个提案，看样子，反对声音虽有，但今年不通过，明年也会通过。

像这种社会现象，卫道者大骂：“这是什么世界？政府包赌、包娼、包毒？”

但英女王御准的赌马不是包赌吗？妓院公开，可以定期检查，减少艾滋病的蔓延。正视毒品问题，不当它不存在，是不是好过明明知道在发生，但假装看不见呢？

社会并没有因为有赌场、有妓院、有毒品而混乱，晚上去街上散步，还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政府都没有低估人民的智慧而塑成的国土。我们知道有赌有娼有毒，但不去碰，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开始了。我很羡慕墨尔本人有此种权利。但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这里，到底是一个适合新婚的，或是给在临死的人（For the newly wedded or the nearly dead）住的地方，我暂时还没打算移民。